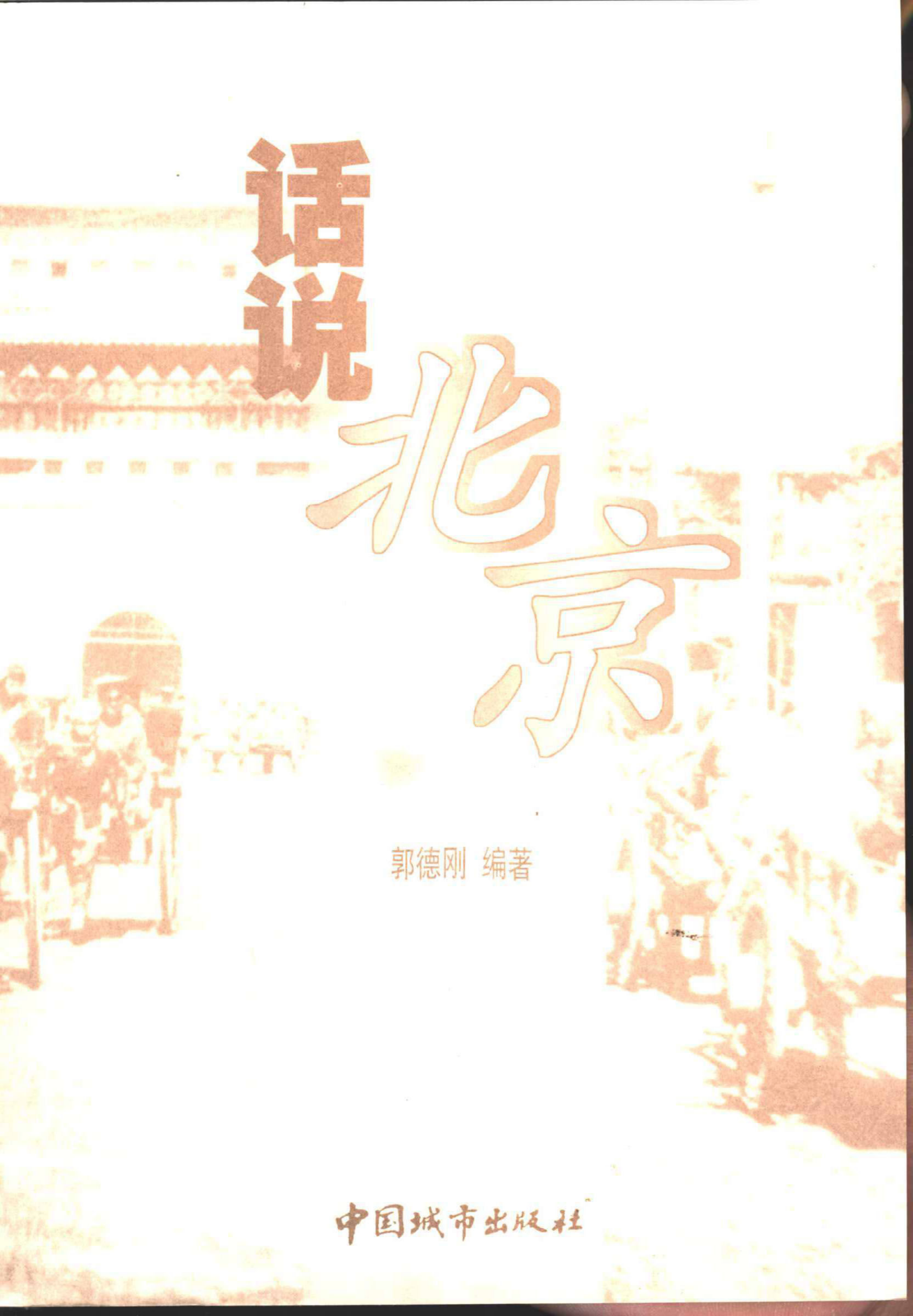


话说北京

郭德刚 编著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

话说

北京

郭德刚 编著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《前言》

《话说北京》即将出版了。望着厚厚的一沓书稿，不禁哑言失笑。与其说这是反映京味民俗的幽默短文，倒不如说是一篇篇单口相声，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职业病吧。

幼时，疯魔般的酷爱各种民间艺术，终于在八岁那年投身艺坛。学评书，学相声历经寒暑，洒尽汗水，尝尽个中滋味。复辗转于梨园，工文丑、工铜锤、檀板丝竹声中，又知道了汗浸胖袄的滋味。难啊！演员的难处是行外人难以理解的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，也逐渐地理解了前辈艺人的教诲：“成角儿？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！盼着吧！”长夜闷坐，细品此语。对？错？经验之谈？牢骚之语？不知道。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，足矣！

我的原籍是天津，对京都民俗并不熟悉。但辉煌的古建筑，灿烂的文化，神秘的传说，多彩的民俗给古都北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令我向往，令我心醉。

近年来，在搞影视编剧时接触了大批的反映北京风土人情的小故事，引起我的浓厚兴趣，其中既有正史记载、史料流传，也有掌故轶闻、家长里短，上自帝王将相改朝换代，下至街巷传说俚语俗谚，包罗万相，洋洋洒洒。许多内容颇与一些传统单口相声相似，遂信笔涂鸦，不觉集成数十篇，虽不成文，也算为民间文学添一小小的瓦片儿。

所选六十篇小文，有根据口头流传整理的民间故事，也有整理加工的传统相声。在此，向相声界前辈先师及民间文学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本书出版过程中，承蒙好友欧阳卫东先生及编辑李青先生鼎力扶持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废笔废墨废纸废话，罗罗嗦嗦说了一大筐，感谢您观看此书，欢迎多提意见。

郭德刚

一九九八年九月 于京

目 录

- 一 沙锅居与天坛祭天／1
- 二 乾 隆 逛 北 海 ／ 7
- 三 苦 命 天 子 崇 祯 ／ 12
- 四 阅微草堂和纪晓岚／18
- 五 什刹海鞭打沈万三／24
- 六 丁章胡同／31
- 七 养蜂夹道藏皇上／36
- 八 开殃榜／41
- 九 喜鹊胡同和双槐树／47
- 十 教子胡同／54
- 十一 漫 谈 科 举 ／ 61
- 十二 京 门 鼓 曲 ／ 67
- 十三 神武门慈禧入宫／74
- 十四 民 以 食 为 天 ／ 79
- 十五 北 京 洋 车 ／ 86

- 十六 铸钟娘娘／90
- 十七 高亮桥／95
- 十八 药铺与庸医／101
- 十九 京城旗人／107
- 二十 天桥艺人／113
- 二十一 天桥百业／120
- 二十二 天桥的吃食／126
- 二十三 大戏棚和戏／131
- 二十四 留发不留头／137
- 二十五 琉璃厂和猫蝶图／141
- 二十六 昆明湖泥打西太后／149
- 二十七 劈才胡同／154
- 二十八 京城叫卖图／159
- 二十九 和坤跌倒嘉庆吃饱／161
- 三十 王先生雇驴／165
- 三十一 五人义／172
- 三十二 公主坟和皇帝选陵／180
- 三十三 当铺的故事／184
- 三十四 求子娘娘庙／190
- 三十五 抡弦子／198
- 三十六 宗人府和黄带子／203
- 三十七 血泪字画／209
- 三十八 梨园传奇／217

三十九	瓮山金豆子	／ 224
四十	范家店	／ 230
四十一	牛尾巴的故事	／ 238
四十二	书场与书迷	／ 245
四十三	听鹂馆	／ 250
四十四	四大名医与庸医	／ 260
四十五	北京话剧	／ 265
四十六	白事	／ 270
四十七	北京老戏园子	／ 274
四十八	狗肉将军府	／ 279
四十九	倒霉上卦摊	／ 286
五十	可鸪进京	／ 294
五十一	追贼胡同	／ 300
五十二	京都学堂	／ 307
五十三	做梦杀嘉庆	／ 313
五十四	拆大改小十三陵	／ 320
五十五	国子监和狗嘬嘴	／ 329
五十六	漫话雍和宫	／ 334
五十七	李莲英的鸡蛋坟	／ 341
五十八	京都匠人	／ 349
五十九	关帝庙和白马告状	／ 355
六十	大圆宝镜和珍妃井	／ 363

一、沙锅居与天坛祭天

北京历史悠久，五朝古都。可说的事太多了：香山的红叶，北海的荷花，曲折幽深的小胡同，温馨亲切的四合院，紫禁城中的暮色，昆明湖上的朝霞，六必居的酱咸菜，穆家寨的炒疙瘩，是数不胜数，说不胜说。咱们这里既有正史记载史料流传，也有街坊大妈婶子说的闲话，您自管沏上一壶茉莉花茶，切上两片紫心萝卜，悠悠哉哉，轻轻松松，您那，听我说！

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咱们这为上谷郡。三国时候，这儿叫涿州。唐朝时叫范阳。现在北京菜市口西边的法源寺就是唐朝修的，当时叫悯忠寺。宋朝时这属幽州，您听杨家将“七狼八虎闯幽州”，哎，就是打这儿。元朝，此地是大都，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嘛！您看德胜门外土城儿，那就是元大都城墙的遗迹。到了明清两代，才叫北京。

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。哎，这正是清朝的名称，明朝叫承天门。这门有什么用呢？有用。每一代皇帝登基的时候，都在这上边发布诏书，用木头刻一个凤凰，贴上金箔，这叫金凤，金凤嘴里叼着诏书，从上边系下来，这还有个名叫“金凤颁诏”，多好听。后来，取消帝制，宣统退位，也在发布诏书，这回，不是“金凤颁诏”了，应该叫“今天搬家”了。

天安门后边是紫禁城，如今叫故宫，是明清两代皇宫。在

建筑上有独特风格，布局周正，四平八稳，前朝后寝，左右均衡，两边对称，您看，中间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，东边文华殿，西边武英殿，东边体仁阁，西边弘义阁，东边日精门，西边月华门，东边御膳房，西边官厕所。

封建社会，等级森严，连颜色都分等级。黄色尊为正色，高贵。您看故宫、颐和园凡是皇上住的地儿，都是黄琉璃瓦，而且房子一律坐北朝南，面南背北嘛。可也不全这样，天坛的斋宫就例外。为什么呢？天坛是皇上祭天的地方，皇上自称天子，天子就是天的儿子，皇上在天的面前，哪敢妄自尊大呀？所以，斋宫是坐东朝西用绿琉璃瓦。我这么一细琢磨，敢情皇上到天坛不是祭天，是瞧他爸爸去了。

天坛的建筑可费了脑子了，挖空心思突出一个天字，代表天圆地方，而且北边墙高南边墙矮，这叫天高地矮。

您就说当初的琢磨劲儿。

每年冬至，皇上得到天坛祭天，举行祭天大礼，也就是天子给他爸爸上供。

不光皇家祭天，民间也有祭天还愿一说。但是，祭天还愿也因家庭经济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。

豪门巨富之家，有钱，排场也大。首先选择吉日良辰，大多在夜半之后子丑寅三个时辰。还愿时高搭彩棚，张灯结彩，请和尚老道念经祝福，准备祭品活猪活羊各一个，还得预备几个陪祭猪羊。到时候，彩棚中设立神坛，供奉黄表一道，香炉蜡烛不能少哇。供碗供碟酒杯都得木头的涂红漆。时辰一到，让猪羊吃一口供米，然后把一壶滚烫的白酒灌入猪羊左耳，这酒烫，猪羊一摇头叫唤，这叫“领牲”，旁边等的那厨师，马上过来，杀猪宰羊。主祭人过来点香，叩头答谢上苍。完事了，大伙过来吃。这猪羊，头、蹄、尾扔到大门外，任人拾去，五脏扔房上

让鸟吃，剩下的，人才吃，这叫吃供尖，调料只有盐、酱油，不许用别的佐料，规矩么，这是有钱人家。普通人家，没那么麻烦，只是在院里放个神宗，夜半子时开祭，准备一个小猪秧子，洗干净，尾巴丛一挂炮，拿热酒一烫耳朵一叫唤，点尾巴上的鞭炮，一开门把猪轰出去，谁爱捡谁捡，这叫放生。您说这多危险，黑更半夜，有人捡走还不错，回再没人看见，带着鞭炮钻进人家屋里，着了火，这位睡觉再死点，一睁眼，哟！家没了。全烧了！

因为这祭祀的肉实在不好吃，剩下的也多。最早的办法就是赏给看街的，或者赏给杆上的，也就是乞丐头。北京西单牌楼北缸瓦市的沙锅居饭庄，就是从这儿兴起来的。缸瓦市一带有礼王府皇王府，以及很多官僚府第。这些府接二连三祭祀，剩下肉就赏给了看街的，看街的在这搭个棚子弄个桌子，添点碗筷，卖这些肉，这就是沙锅居的原型。看街的死了之后，他的后人跟东四牌楼姓刘的和顺居白肉馆合并，买卖越做越好。和顺居牌子挂出去了，可人们仍习惯喊它“沙锅居”。老北京都知道沙锅居“过午不候”，这是它的特点，上午八点开门，十二点摘幌子不卖了。本来祭神的白肉改人吃，可经沙锅居一制作，是别有风味。

一提起这祭天的白肉来，这里也还有一个笑话呢。什么时候呢？在清咸丰九年。这年冬至，皇上祭天，在祭天大典有一个读祝官，按现在话说，就是司仪。一般由礼部侍郎担任。这是个肥缺，俗话说：心到神知，上供人吃。祭天大典是大事儿，完了之后，所用祭品归他处理，每回都赚几万银子。

咸丰九年的读祝官叫黄桐，是新上任的礼部侍郎。他是个捐班，也就是花钱买的，三万两银子习个礼部侍郎，心想，买礼部侍郎合算，光当读祝官这赚就不小。果然，这年祭天，读祝官

是他的，心里高兴：“该我捞本。”可是，冬至前一天，他关键了。为什么呢？黄桐，嗓子不好。那么当官跟嗓子不好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关系大了，因为祭天的时候，读祝官得喊，那年月又没有麦克风，全凭肉嗓子，必须嗓音洪亮，一嗓子出去，整个祭坛都得听见。

可是，黄桐天生破锣嗓子，齁难听，一说话这味儿：“祭天大典”。这不麻烦吗？在屋子里正转腰子呢，哎，就听门口：“豆腐——”嗨，这声吆喝，侯门深似海，几层院子全透了，嗓子太好了，当时灵机一动：“来，把门口卖豆腐的叫进来！”

工夫不大，卖豆腐的进来。

“给老爷请安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回老爷话，我叫黄津。”

黄桐心说：“冲这名就比我值钱，我叫黄桐，他叫黄金，怪不得比我嗓子好呢。”

“黄金，我打算照顾照顾您。”

“好，谢谢老爷，您要多少？炸豆腐，冻豆腐，干豆腐，鲜豆腐全行。”

“嘿，我用那么些豆腐干吗？你呀，别卖豆腐了。”

“不卖豆腐吃什么？”

“吃‘大典’”。

“大点，老爷，点大了发苦，没法吃。”

“噢，点豆腐呀，不是，是让你到祭天大典当差。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替我喊话。”

“怎么喊？”

“你站前边，我蹲后边，我说一句，你喊一句。”

“跟你学话。”

“这事办好，比你卖豆腐强！”

“试试吧。”

“我先说一句，你学一学，仪程开始。”（学嘶哑）。“仪程开始——”

“嗨，别学我这味儿。你平时怎么喊的？”

“平时，哦，豆腐——”

“对，就这味儿，仪程开始。”

“仪程开始。”

“迎帝神。”“迎帝神——”

“奠玉帛”“奠玉帛——”

“奉福胙。”“奉福胙——”

您见过演双簧吧，就是从这留下来的。

到了转天，天坛里头热闹，日出前七刻，虽说才凌晨五点多，天还黑呢，吉时已到，大典开始。

香烟缭绕，鼓乐齐鸣，皇上主祭，百官陪祭，台上边站着黄津。黄桐就蹲在他身后，小声说“仪程开始。”

黄津真不含糊，收小腹抖丹田：“仪程开始——”

嗨，这嗓子脆，天坛有回音，这声围着嗡嗡嗡转三圈，绕回来还震耳朵！

皇上心说：“嗯，黄桐嗓子不错。”

合着台上俩人，看也没看出来。

据我分析有仨原因：天色不亮，离台太远，皇上还近视眼。全赶一块了。

黄桐一看，头一句拿下来了。第二句：“迎帝神——”皇上一听，嘿！又长一个调门。

前边几项都挺顺当，到吃祭肉这出错了。这祭肉用白水

煮，还不能熟，半生不熟，一点味都没有，咽不下去呀。有人出了主意，每人预备张纸托着，这纸用酱肉汤泡过，舔舔纸就有味儿啦。到吃肉时候，上至皇上下至亲王郡王贝子贝勒，全是一边吃一边舔，这份出息。

黄津头回吃祭肉，又没预备酱肉汤泡的纸，——咳，难吃，呸，吐了。黄桐一瞧：哟，怎么给吐了？赶紧说：“哎，别吐哇！”

黄津一挺胸脯：“哎，别吐哇！”

皇上纳闷：怎么来这么一句？

黄桐也急了：“没这句！”

“没这句——”

皇上也说：“没这句，你喊什么？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不对——”

“照在家教你的词说！”

气得黄桐往起一站，“嗨，你原来是怎么喊的？”

黄津一捂耳朵：“豆腐——”

哎，他又卖上了。

二、乾隆逛北海

北海公园是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，也是世界上建园最早的皇城御园。“先有琼华岛，后有紫禁城”的民谚也足以说明这座皇家园林的悠久历史。

北海是金世宗于1179年仿照北宋汴梁城中的艮岳建造而成的。当时水中堆成的山岛称为琼华岛，山上的宫殿叫大宁宫，山上的太湖石就是从汴梁运来的。至今已经有八百余年的历史了。

琼华岛上，到处是太湖石构筑的景点。尤其是白塔山的北坡，一道道假山屏障，盘旋环绕，漫步其间，确是妙趣横生。

北海内的仿膳饭庄可说是享誉中外。它以仿制清宫御膳房菜点为特色。辛亥革命爆发，清王朝覆灭，原来御膳房的厨工随之失业，散居北京。1925年北海公园开放，原清宫御膳房菜库当家的赵润斋，集合原来御膳房当差的厨工，在北海北岸开设仿膳，1959年迁到琼岛上的漪澜堂。仿膳的牌匾是由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题写的。老舍先生的墨迹罕有流传，所以此匾可称弥足珍贵。

北海的大批景致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，但在封建时代北海是皇家禁地，老百姓们不让来。只允许帝王之家到此消遣。

清朝乾隆年间，这一天乾隆皇帝散朝之后带着大学士刘

墉到北海纳凉游玩。

刘墉就是民间常提的“刘罗锅”。但是历史上的刘墉并不是罗锅。因为清朝的制度是六根不全的人不能当官。刘墉什么人？左都御史，汉中堂文华殿大学士，能是罗锅吗？真那样就乱了。大学士是罗锅，九门提督是哑巴，兵部侍郎一条腿，娘娘神经病，皇上独眼龙！这金殿上就改了残疾医院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管他叫罗锅呢？刘墉头一次上金殿见皇上，往那一跪，皇上顺嘴说：“刘墉，你简直是个罗锅呀。”因为过去念书人很辛苦，天长日久猫着腰，所以刘墉有点水蛇腰，而且他后背有个小疙瘩，再赶上皇上近视眼！全赶一块了。

刘墉一听，皇上说他是罗锅，当下磕头“谢主龙恩。”“你谢什么恩？”“谢万岁封我为罗锅。”皇上一听：“封你罗锅有什么用？”“有用。臣每年多拿两万银子的俸禄。”

怎么回事呢？清代有规矩，皇上亲口封一个字，每年加一万两，所以说“罗锅”两个字，每年多得两万两。皇上一想：“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！”

皇上要跟他争辩：“刘墉，朕并非封你罗锅，这是个比方，乃是一句戏言。”刘墉说：“万岁，君无戏言。您说的话不能不算，如果这句不算，以后您的话全不算。”皇上说：“算！”好么，皇上说了不算，那不就反了吗？两万两银子搭进去了，皇上心说：“真窝囊，这俩钱花的！”

下午，乾隆到北海纳凉，刘墉伴驾。乾隆坐在漪澜堂长廊凉快，望着太液池，澄清的碧水。又回头一看刘墉，想起早晨的两万银子来了。心说：“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罗锅俩字取消，不然一年两万，十年二十万，他活个百八十岁，我得花多少钱哪！”

皇上一回头：“刘墉。”“臣在。”“君叫臣死，臣不死该当如

何？”“那为不忠。”“父叫子亡子不亡呢？”“那为不孝！”“既如此，朕为君，你为臣，我叫你死，你死去吧。”

你说这怎么办？叫你死你不死，抗旨不遵，死罪。可要遵旨，也活不了。刘墉真有两下子，眼球一转：“臣，候旨。”“你候什么旨？叫你死你就死吧！”“您让我死，还没说让我怎么死呢！”皇上一想，出主意就出主意：“前面就是太液池，一丈多深的水哪，跳下去就死，去跳吧！”“臣遵旨！”刘墉站起来转身奔了太液池。

皇上心说：“你要真敢跳下去，我赶紧派人捞。我就说：朕让你死，你没死，抗旨，得了，也甭死了，干脆把‘罗锅’两字取消吧。”

刘墉来到太液池没往下跳，直眉瞪眼冲水池鞠了三躬。他又回来了。来到皇上面前：“臣交旨。”“啊？交什么旨？让你死，死了才交旨呢。没跳又回来了，这算交什么旨？”“万岁，臣我刚要跳，水里有一人把我给拦住了，跟我说了两句话，让我问问您，问完再跳。”

皇上纳闷：“水里有人？谁呀？”刘墉说：“是屈原。”屈原是楚国大夫，让昏君逼得跳汨罗江死了。乾隆当然知道这件事情。

皇上说：“屈原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跟臣说了这么两句话：‘我遇昏君该当死，尔逢明主自当回’。屈原遇见无道昏君，逼的他跳水死了，说我刘墉遇到您是位明主，我不应当死，我还是应当回来。万岁，臣还死不死啦？”

皇上说：“…那就别死了！”我叫你死，我成昏君啦！好，你活着气我吧！皇上生气，嘿，为了罗锅两个字，差点成昏君。一定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两万银子取消。

皇上从漪澜堂上龙舟渡到了对面五龙亭，看过了小西天，

然后到万佛楼上进御膳。一进门，看见院子里摆着两桶马兰，皇上心里一动，想拿这个找刘墉毛病。

用手一指：“刘爱卿，这两桶是什么花草？”刘墉要是顺口答音，说是“马兰”，皇上就找上碴儿了：什么叫马兰哪？做这么大官，说话俗气，降级罚俸，罗锅两字取消，两万银子又吹了。刘墉也机灵，用手一指马兰：“万岁，此乃一桶万年青，冬夏老这颜色。”“卿家，何为一桶万年青？”“我主大清江山一统，这叫一桶（统）万年青。”

皇上一听这句话就高兴，这马屁把他拍舒服了。皇上说：“好！”一伸大拇指，皇上的大拇指上戴着一个扳指。这是皇上心爱之物，价值连城。这个扳指是真绿，比如说桌子上铺着一块红毯子，把扳指摘下来放在上面，毯子能变绿了。这么说吧，皇上带着这个扳指站在北京前门楼子上，一挑大拇指，能绿到柬埔寨去。也没那么绿，反正够绿的就是的！

皇上说：“好个一统万年青，刘墉，朕赏你一个扳指戴。”皇上说着把扳指摘下来就给刘墉。其实皇上哪儿那么好心眼儿，他是拿扳指找碴。

刘墉要接过来顺手一戴，就有欺君之罪。我是君，你是臣。我的东西刚摘下来，你就戴上？欺君之罪！虽然不杀，罗锅两字取消！刘墉心里明白：“臣谢主龙恩。”“甭谢恩了，带上吧！”

刘墉说：“臣不敢戴。”皇上说：“不戴！你是不要哇？”“万岁既赏为臣，为臣焉敢不要。”“要，你不戴上？”“戴上为欺君之罪，不戴为抗旨不遵。”皇上心说：他比我还明白！那你怎么好呢？“万岁赐我扳指，臣我不敢戴，交给手下从人，捧回原籍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，供在祖先堂内。”

皇上一听：得！这扳指完了！没法子，往里走吧！一进佛殿，上面供着一尊佛像，就是大肚子弥勒佛。皇上心头一动，用